

鑄魂學社叢書之六

“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”

安若定著

定價三角五分

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是新生活運動之理論的基礎

（釋）不文、不武、不知、不行，四者缺一，則此生有憾；亦文、亦武、即知、即行，四者合一，則此生不虛。無

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則無人生。新生活運動者，所以求健全的人生也；如無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，即根本無人生可言，更安有健全之足云？故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為新生活運動之理論的基礎。

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是新生活運動之成功的鎖鑰

（釋）不文、不武、不知、不行，四者缺一，則百事莫舉；亦文、亦武、即知、即行，四者合一，則百事俱興。無

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則無事功。新生活立燦爛的事功也；如無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則無事功可言，更安有燦爛之足云？故『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』為新生活運動之成功的鎖鑰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

版權所

大俠魂起信論

上篇

我之再生

濃蔭在望，

泉水在流，

詩人在唱，

好鳥在飛。

。

濃蔭在望，天然的圖畫；

泉水在流，和諧的音樂；

詩人在唱，美妙的真情；

好鳥在飛，活潑的生命。

好一個活潑潑，真情之流，大自然的宇宙之生命呀！當我單獨散步於曠野的路上，兩傍濃濃地樹林給晚風陣陣地吹着，鮮嫩的樹枝和青綠的葉兒翩翩地跳舞，仰聽着林中小鳥共鳴的歌聲，遠遠地流水奏着天籟而和諧超絕人間底音樂，天空一片片雲兒，艷麗的晚陽夕照着都成了栩栩欲活底紫霞色的蝴蝶。我遊神默息於生命的真情之大流中，醉透了我底心靈，這時候一霎那底我，是何等地心曠神怡呀！醉人的春風呵，甜美的詩人呵，更生的愛神呵！悲觀時代過去了，厭世時代過去了，自殺時代過去了！我已找到了我底新生命，確立了我底新生活。

我是一個真情熱腸的少年呀！黃浦江上潮流底湍急，秋風秋雨中帶來了太平洋底惡浪怒濤，捲立翻滾，洶湧澎湃，激盪了中華領土，更使我俯仰感慨，驚心動目，激發了我發揚蹈厲的志氣。

我以前底生命是何等枯寂，我以前底生活是何等煩悶，回想從前，恍如隔世。我已是一個再生過來底人了呵！我病苦，我悲觀，我厭世，我自殺，我流涕，

我痛哭，我自強，我奮鬥。生命大海中一葉孤零飄浮的小舟，我還沒有坐在舟中，兩手緊緊地攀抱着小舟。我底半截身體還掉在水裏。魚蝦的引誘，水鬼的挪揄，颶風的劈面，惡浪的排頭，稍一失手，我縱不供水族魚龍龜鼈之一飽，也已作隨流揚波底三閭大夫去了。墨漆漆黑沈沈，我只是死不放手奮鬥着掙扎着，從驚濤駭浪長夜漫漫中過來，到今日才見着海面上一線的微光，一輪鮮紅活躍的太陽徐徐地從地平線上升了起來，登時使得昏沈迷惘了的，我辨識了東西南北。一縷縷活躍躍真情之流赤子之心的我，到今日才嘗到了——知生命大海中之水味是鹹的！

我是一個大俠魂主義的少年喲！我只知得『真情』『熱腸』『無畏』！我只知得第一是『讀書』，第二是『革命』！讀書是認識人生，革命是解決人生。我生命的立足，只是真情；我向上的工作，只是熱腸；我創造的手段，只是無畏！

我爲什麼而活着？ 我爲『平』而活着！

我爲什麼而活着？ 我爲『愛』而活着！

這就是我大俠魂主義者底精神！

可憐可憫的青年姊妹兄弟們喲！當你在年齡二十左右底青年時期，是一個最可怖恐懼危險的『向上』或『墮落』的時代喲！病苦呀，悲觀呀，厭世呀，自殺呀，流涕呀，痛哭呀，自強呀，奮鬥呀！一念向上就向上了，一念墮落就墮落了。

我感到我自己底再生，我禁不住要為青年姊妹兄弟們高唱起我『大俠魂』底歌兒：

宇宙是永遠流行的進化喲！

宇宙是永遠革命的創造喲！

朔風起，大雪飛；

春風過，百花落；

薰風吹，雷霆來；

秋風到，夏蟲跑。

什麼是自由喲？ 強權底推倒呀！

什麼是真實喲？ 虛偽底打翻呀！

什麼是光明呀？ 黑暗底踏破呀！

什麼是康樂喲？ 疾苦底驅除呀！

自我底崇拜喲！

世界底創造喲！

大之無窮大！

小之無窮小！

動之如潮浪底澎湃喲！

靜之如山岳底屹立喲！

○ ○ ○

什麼是幸福？ 革命喲！ 革命喲！ 革命喲！

什麼是奮鬥？ 創造！ 創造！ 創造！

破除無限的過去；

開闢無窮的未來！

痛呀，苦呀，哭呀，病呀， 革命！ 革命！ 革命！

愛呀，笑呀，安呀，健呀， 創造！ 創造！ 創造！

世界底創造呀，努力呀！

自我底崇拜呀，莊嚴呀！

我點起內心的智光了！

我引着真情的燃燒了！

區區小醜「小鬼魄」去了罷，逃了罷！

不然，我將一揮手攆跌得你粉碎了！

試瞧：「把你們底灰骨送到阿鼻地獄中去！」

○ ○ ○ ○ ○
宇宙無窮的縣延！

人生事業的不朽！

哞！ 哞！ 哞！ 衝鋒的軍號！

擊！ 擊！ 擊！ 催陣的戰鼓！

血沸！ 血沸！ 血沸！

殺敵！ 殺敵！ 殺敵！

衝破一切強權虛偽黑暗疾苦的不幸，

找到我光明的路！

灌溉我生命的花！

壯氣！ 壯氣！ 壯氣！

精誠！ 精誠！ 精誠！

精誠上貫日月而下誓河山兮！

壯氣欲掃蕩人間而隻手撐乾坤！

○ ○ ○

宇宙壞！ 日月壞！ 山河壞！

金剛不壞！ 情人不壞！

金剛百鍊真身！

金剛百鍊真情！

頭可斷，血可瀝，骨可灰，

此志不奪！ 此情不移！

唯情人是宇宙底神聖！

唯情人是宇宙底精英！

唯情人是宇宙底生命！

唯情人是宇宙底創造！

大哉！ 美哉！ 愛哉！

大哉大俠魂！ 美哉大俠魂！ 愛哉大俠魂！

○ ○ ○

只有大俠魂才是宇宙間底眞情人！

只有眞情人才是宇宙間底大俠魂！

只有大俠魂才是宇宙間不斷的生命！

只有眞情人才是宇宙間綿延的創造！

○ ○ ○

大俠魂呀！ 你是『徬徨的前途』之一個慈航呵！

眞情人呀！ 你是『枯寂的生命』之一滴甘露呵！

眞情人，眞情人，五百年必有命世者出！

大俠魂，大俠魂，人間世等你光明閃耀普照！

○ ○ ○
湖風起，大雪飛！

春風過，百花落！

薰風吹，雷霆來！

秋風到，夏蟲跑！

宇宙是永遠流行的進化喲！

宇宙是永遠革命的創造喲！

惟大俠魂才是進化！

惟真情人才創造！

○ ○ ○

真情是『進化之前驅』喲！

進化是『創造之結論』喲！

——完——

大俠魂起信論

下篇

人生之解決

—(最近增訂)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晚五時致一個同伴者—

我最親愛的：我讀你十八日來信，把我的心擊碎了！我前信說你快做反生命派之反食論哲學家罷，原是一句戲言，以博你的笑樂，那知反引起了你的悲觀，當真說出這些話來了！這是我的不是。現在我也不希望你研究哲學了，你哲學還未入門（當然我也未入門），已經這樣地悲觀了；你的悲觀也就引起了我的悲觀。我固然知道研究哲學的未必都是悲觀主義者，然而我從此也願意和哲學絕交了。

你問我：「愛究竟是什麼？是爲什麼？」

我答你：「愛」就是愛。「爲什麼」是什麼？問「爲什麼」又是爲什麼？」

你問我：「讀書——認識人生——究竟是什麼？是爲什麼？」

我答你：「讀書——認識人生」就是讀書——認識人生。「爲什麼」是什麼？

問「爲什麼」又是爲什麼？」

你問我：「革命更究竟是什麼？革命解決人生是爲什麼？」

我答你：「革命」就是解決人生。「革命解決人生」就是人生要待革命解決」

母親懷裏小兒的哭，「爲什麼？」 母親懷裏小兒的笑，「爲什麼？」

母親的哭是「什麼」？ 母親的笑是「什麼」？ 母親是「什麼」？ 「爲什麼」？

剛落地的嬰孩就能捧着母親的乳頭吃乳，是「爲什麼？」 「爲俄。」 「俄」是

「什麼？」

三五歲的小兒就能離開母親的懷裏走路，是「爲什麼？」 「爲動。」 「動」是

「什麼？」

七八歲的小兒就能搏泥爲佛，砌石爲橋的遊戲，是「爲什麼？」 「爲娛樂。」

「娛樂」是「什麼？」

——這是一切的生之衝動啊！生之衝動又是「什麼？」「爲什麼？」「不可思議啊！不可思議又是什麼？爲什麼？」

你說：「飯吃得厭了，再不願吃了！」

我問你：「厭」是「什麼？」「不願」又是「什麼？」

你說：「一個人的生，原是走死的路。」

我問你：「原是走死的路，」爲什麼？」

你說：「只有把死來解決我的生呀！」

我問你：「解決」是什麼？爲什麼要解決，解決了又爲什麼？」

你說：「只有把死解決生，所以我死了！」

我問你：「只有把死解決生」，你何從知道？「死」又是什麼？爲什麼？」

同伴！「你安知不是「生」才是解決「死」呢？」「安知不是「死」無從解決，所以

要「生」呢？」

所以：「死時就死」，不問爲什麼的。「生」時就「生」，不問爲什麼的。」

所以：「死問爲什麼，同生問爲什麼，一樣地他問題的本身就是什麼，爲什麼。」

這問題的本身是「什麼」，「爲什麼」，不是生，也不是死；是死，也是生。

「所以死時就死，不問什麼爲什麼的；生時就生，不問什麼爲什麼的。不問什麼爲什麼就用不到解決不解決。」若要解決，這解決是什麼？解決了又爲什麼？還是「解決」來解決我呢？還是我去解決「解決」呢？無論「解決」來解決我，我去解決「解決」，它的答數還是一個「解決」，還是一個「什麼」，還是一個「爲什麼。」

○ ○ ○

世界上最大的數是什麼？兆嗎？億嗎？決不……

世界上最小的數是什麼？厘嗎？毫嗎？決不……

宇宙間的森羅萬象，靜嗎？定嗎？不，動呀……變呀……

宇宙間的森羅萬象，死嗎？滅嗎？不，生呀……存呀……

由他種精靈物質的分散而成這個精靈物質的集合，其來也成了一個「來的我」——此時此地；而失了一個「去的我」——彼時彼地。

由這個精靈物質的分散而成他種精靈物質的集合，其去也成了一個「去的我」——彼處彼時；而失了一個「來的我」——此處此時。

來的我，此時此地謂之生；彼處彼時謂之死。

去的我，彼處彼時謂之生；此時此地謂之死。

這不過精靈物質之「動」變，「生」終是生，「存」終是存。——「我」終是我呀！

我嗎？ 怎樣解決？

生也不能解決——死也不能解決！

來也不能解決——去也不能解決！

我來就來了；這就是我的「解決」，就是我的「什麼」，就是我的「爲什麼。」
我去就去了；這就是我的「解決」，就是我的「什麼」，就是我的「爲什麼。」

我也不能拿生來解決死。

我更不能拿死來解決生。

不問解決，這就是「解決」了。

不問什麼，這就是「什麼」了。

不問爲什麼，這就是「爲什麼」了。



太陽不斷地給地球繞走着，爲什麼？

百卉欣欣向榮地齊報着春到的消息，爲什麼？

濃陰在望，天然的圖畫；

泉水在流，和諧的音樂；

詩人在唱，活潑的生命；

好鳥在飛，真情的流暢；

這又是爲什麼？ 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 這是不問爲什麼的。

不問爲什麼，這才是大宇宙的生命。

於是人生問題解決了；

我有口，不問爲什麼的吃飯了；

我有足，不問爲什麼的走路了；

我有目，不問爲什麼的看物了；

我有手，不問爲什麼的做事了；

我有舌，不問爲什麼的說話了；

我有腦，不問爲什麼的思想了；

我有腸胃，不問爲什麼的消化了；

我有便道，不問爲什麼的排洩了；

我有哭，就哭了；

我有笑，就笑了；

小兒餓就餓了，動就動了，娛樂就娛樂了；

母親愛我，就愛我了；

父親罵我，就罵我了；

某某信你，就信你了；

你信某某，就信某某了；

我們讀書，就讀書了；

我們革命，就革命了；

我們將來要過如何的生活，就過將來如何的生活了；

我們將來要此時此地的最後安息，彼處彼時的最初發動，也就這麼做了；

我們現在要無始無終，時間空間兩皆無限，真情與天地打成一片，也就這麼是

了；

我們安慰，就安慰了；

我們滿足，就滿足了；

我們懷疑，就懷疑了；

我們信仰，就信仰了……

「懷疑是一把快刀，時空皆可切斷；

信仰是一團春陽，宇宙留得元氣！」

一念覺悟，就覺悟了，——「思想即創造」；

一念迷惘，就迷惘了，——「思想即實在」。

「佛」不在西天，就在我「心裏」；捨心求佛，便無是處，便非「覺悟」。

「解決」不在懷疑，就在我「信仰裏」；捨信仰求解決，便無是處，便入「迷惘」。我親愛的同伴！願你懷疑一切而不懷疑「信仰」；願你信仰我，更願意你信仰：

——「真情涵蓋宇宙的大俠魂者！」

我們真情的結合，不是威權造成的，也不是黃金珠寶造成的。威權有時空，黃金有時盡，祇有「真情」萬古流！這是自然的，神秘的，不死的，長生的！

我們爲自然而活着！

我們爲神祕而友着！

我們的真情，永遠燃燒！

我們的宇宙，永遠綿延！

這是大俠魂之動員令喲：

『一。念。真。實。便。是。一。個。大。俠。魂。者。』

活潑潑地生命，宇宙是如何偉大；歷史是如何悠久！不平則鳴，救世匡人，

進化在永遠地勝利着；真情在永遠地贊美着！

生命之花；是永遠開在同伴者之園裏。」

社會是何等殘酷……

假使沒有了大俠魂的我呵，如何能「平其所不平」——正義何從主持？

真理是何等光華……

假使沒有了大俠魂的我呵，如何能「愛其所常愛」——靈魂何從安放？

我們不要失魂落魄地在十字街頭徬徨，忘記了「平」「愛」人生啊：

擇善罷，真情是生命；

自得罷，熱腸是向上；

任重罷，無畏是創造。

○ ○ ○

我親愛的同伴呀！

不要流淚了，流淚了！

怒觀喲……怒觀喲……怒觀喲……「怒觀」掃蕩了一切樂觀與悲觀。

不要懷疑了，懷疑了！

美觀喲……美觀喲……美觀喲……「美觀」粉碎了萬般空觀與達觀。

所以我們要求解決的，不在生，也不在死，不是什麼，也不是爲什麼。 黑智

兒說：『現實的就是合理的。』飯要吃的，衣要穿的，學問要求的，事業要幹的。

我們在現實世界裏不要懷疑着自己渺小，不要流淚着生命空幻，我們應當攜手起來從修心，立命，匡人，救世，爲着成己成物的大我，爲着無始無終的眞我，是能發萬丈光芒，可以傳立秋不朽。 聖賢盜跖，光明黑暗，都在我一念眞實，立志去走

！ 在在在，走走走，決機於最初一念，力持於中間一守，爭勝於最後一着，牢記呀，同伴：

植眞情子！ 護熱腸幹！ 供無畏果！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

大俠魂起信論一冊

定價大洋五分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交好朋友，

遊名山川，

讀大俠魂。

編輯者

鑄魂學社

著作者

安若定

發行者

鑄魂書局

印刷者

東南印刷所

南京土街口

總發行所

鑄魂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省書局

版權所有

不

准

複

製